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十五

華亭楊

肅

徐鳳彩

盛翼進全選

論

商周論

夏允彝

商周之所繇得國同而強弱殊者何也。商明於制天下之勢。而周之操世變者未審也。湯以勇智稱。而其臣之任又克襄之。故其取天下之道。與制天下之法。咸決斷專割。而無少遲顧。湯創德自身始。祖若父無所累基。而承緒不忍桀之孰惡。一朝奮

取之而不疑。雖其衆之不悅，劫之以孥戮，豈待教論周復。若皇皇以求之，唯恐其我拂也哉。既得天下，其君少負內媿，而其臣則又爲之說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天道也。夫弱昧者，類可憫取而加侮焉。其詞甚厲，決商之君臣，豈不欲優游馴致于盛德無爲之事哉。時隔世降，誠有所不暇爾。雖其子孫之襲治罔不做，是而行之，盤庚遷殷，矯衆專斷，而又赫赫然怵以高后之靈，俾必懼而從我。故凡其所爲治，毋計天下之從不從，審吾是而已。而周

之興也。數世而後定，其詞曰：服事吾節也。放伐非吾節也。已陳師于郊，反覆委折，務以開天下之疑。使聞而亮我，已取而代之矣。而徒以詹詹之詞求其亮我而後從我，不亦難乎其治天下也。遷都于洛，以爲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唐虞之事也。周之取天下者，何如安得此盛德事而稱之耶。其於諸侯也，宴饗不已，馴至下堂。下堂不已，馴至交質。交質不已，馴至稱兵。蓋其崇尚優柔，雖以幽厲之無道，未能爲大惡于天下。天下諸侯未嘗潰然

而去之。雖靈王景王之聖且賢。大勢已衰。亦無繇復振。歷久而治弱。非姑息諸侯專斷不剛之故哉。周公之制治也。視伊尹加詳。尹諫太甲而不從。則放之。桐公被流言。則居東以待。蓋其君若相之所操。剛柔殊致。徐速異術。大致然也。不知天下代降。卽行之以至順。必示以誰何之勢。難動之形。然後從之也。專而服之。亦固。周承商之後。猥欲順澤。無爲不事。矯拂而天下依我。豈可得耶。嗚呼。管商之治。知術而不知本。故能爲強而不能爲久。武周之

治。知本而不知術。故可久而不可強。漢學商之剛而失其靜。故強近之而曆愈促。宋學周之文而無其開國之世德。可以感人而無叛。故促弱兼。然則爲治者。宜如何而可也。

七國論

夏允彝

六國卒爲秦禽者。何也。或曰。不能合從。賓秦而爭。割地以賂秦。雖然。苟欲與秦爭。帝自強。則可合從。名美而實不可行也。張儀曰。親兄弟。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之。蘇秦其不可成也。明矣。然儀

之言可謂得其情而未知其勢苟知其勢則雖六國長爲昏姻言約事信相救若頭目終必破壞滅亡豈能禁秦之爲帝哉今夫戰勝攻取破軍馘將決於呼吸之間而期會結約數月而至假令從已成也秦且爲三軍迭出以肄之今年入韓明年入魏又明年入楚諸侯恐約從之不信一聞秦兵之出義無不相赴已至則去已歸則出韓魏數驚四國道敝車馳卒奔民勞饑竭如是而不亡者未之觀也且我觀合從之說明於策韓魏而失燕齊之

情又不達楚之勢從之說曰韓魏者燕齊趙之蔽秦必不能越韓魏而攻三國然以爲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楚又安能絕秦而救韓魏哉秦之攻韓也起少曲斷大行起宜陽觸平陽其攻魏也陸出河內水絕大梁無名山大川之限奮軍疾馳旦暮而傳國都楚欲擬秦之後必從黔中溯流逆江而上江流沛厲秦浮舟而下乃至順耳楚欲瘁力費日角險幸功不已難哉此必以大吞小不惜持久以徼必勝乃可入也而欲以爲救亡解圍之兵豈

有及乎。且秦并蜀而強。楚吞吳而弱者何也。秦所得地。進可以勝。而退可以守。出戰則易。而仰攻甚難。東恃函谷。西恃江水。其勢同也。楚地散漫。回遠。首尾不相應。假令兵連黔蜀。敵叩捍關。而欲呼吳越之卒。數千里。圖存救至。而勢已決矣。是楚欲自救。且不利。安能救韓魏。故曰。楚絕秦後。不達楚之勢也。齊去秦益遠。而燕亦有雲中九原。代上谷之隔。秦固無繇加兵于二國。而欲二國日驅其兵。今日救韓。明日救魏。今日助趙。明日助楚。慮患於百

年之後。而喪力於無窮之期。其國之父子弟。憔悴不息。怨讎明興。欲其終不變計。是又安可得哉。然則六國終何以支秦。惟合兵攻秦。聚糧函谷之下。一年不破。期以兩年。小有勝敗。前死不顧。必下而後已。如是乃可為也。若退而各守其國。秦加兵也。無恒期。而從難數合。救不卒。至近者先亡。終歸夷滅。嗚呼。吳蜀之協也。而不能終支魏魏伐蜀。吳嘗為出兵。無濟蜀亡。豈非攻人不能終為敵。禽也哉。此固古今合離之勢。戰守之說也。

唐論

彭賓

天下始于一統。其後散亂而不亡者。曰晉。曰唐。曰宋。然晉宋之世。天子一舉足。天下亡其半。迄于末世。不復振。唐雖播越轉徙。卒反故都。盜賊縱橫。而無偏安之象。相持幾二百年。力竭勢盡。而授之梁。豈無說哉。晉宋一失其勢。退而保江淮。意自絕于中原矣。其中興之主。起自藩侯。承乏而帝。一隅志濫。而望足。其子孫又以庸人自守之才。愛惜家業。圖大不得。恐返而亡。其初當此之時。言及復讎。則

天子戰慄。謀舉義旗。則公卿塞耳。雖有奇偉特起之將。立功淮淝。馳志伊吾。廟堂之上。無以作而爲之。倡則大功不終。引弓之民。烏夷畜之。不知耻。天業安得而復恢。此晉宋之所以失也。若唐則不然。天寶之亂。肅宗以太子正天位。扶義而東。固以中原爲吾宗物也。身冒石矢。妻子居行伍間。克定兩京。耘鋤大難。蓋有太宗之風。繼是而起者。代德憲武。或雄武感憤。或猜刻鉗忌。或成或敗。要未嘗一日忘藩鎮也。其所播越之地。靈武太原。陝州奉天。

梁州皆西北之域。于平陽最近。氣勢健便。足以控  
強藩而爲之用。故可以出而復入。君臣之間。習用  
兵之利。苟有持姑息之計者。一人得仗大義而折  
之。一出而不競。再發而更厲。拔扈之雄。鸚視狼顧。  
惟恐一旦天子之議其後。始而要爵。繼而請盟。終  
而割地。持之既已久。靡堅而不摧。河北雖失其勢。  
未敢絕虛名。而自帝此積威之勢。晉宋之所不能  
及也。今夫御天下之大變。豈銖銖而較之。寸寸而  
量之哉。其術必有所以諉之。使其搏擊衝突。頓鋒

挫銳而吾養全力以制之。有諉之以盡其畧者。高  
帝之以齊梁。諉信越也。有諉之以弊其力者。亞夫  
之以梁。諉吳楚也。唐之諸君。大畧有合乎此。而不  
能究其術。亦無弘度遠慮以持之哉。唐之藩鎮。類  
周之七國。然七國自開而周不能輕重于其間。故  
周失之弱。唐能開諸藩而無堅忍持重者以制其  
弊。故唐失之躁。善治天下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卽  
不亟去藩鎮可也。

莊周論

陳子龍



憤○必○怨○怨○必○深○深○必○遠○遠○必○反○今○我○見○人○之○醉○而  
呼○號○者○我○何○怒○哉○我○怨○夫○禮○飲○而○已○見○人○好○色○而  
至○於○死○者○我○怨○夫○陰○陽○而○已○陰○陽○者○必○曰○我○未○嘗  
欲○人○至○於○此○極○也○我○將○曰○豈○非○爾○始○彼○無○辭○也○夫  
人○因○所○見○而○追○所○始○既○迹○所○從○來○怨○有○所○歸○矣○則  
將○忘○其○所○見○豈○非○情○所○必○至○歟○莊○周○者○其○言○恣○怪  
迂○侈○所○非○呵○者○皆○當○世○神○聖○賢○人○以○我○觀○之○無○甚  
誕○僻○其○所○怨○亦○猶○夫○人○之○情○而○已○我○見○牛○食○禾○者  
其○童○子○者○必○詈○牛○也○父○兄○之○智○者○曰○胡○不○詈○畜○牛

者○夫○畜○牛○非○有○罪○也○而○詈○牛○者○豈○非○不○善○怨○乎○當  
戰○國○之○時○量○大○較○小○比○強○論○弱○賦○益○繁○制○戰○設○奇  
法○釣○淫○郁○侈○殘○殺○君○父○顛○倒○壯○老○卽○紛○紛○而○非○之  
彼○必○曰○等○威○賦○兵○妃○御○宮○室○皆○先○王○所○以○治○天○下  
也○而○何○以○服○之○哉○彼○如○此○其○強○辭○不○服○也○奈○何○而  
不○歸○罪○于○古○之○人○乎○莊○子○亂○世○之○民○也○而○能○文○章  
故○其○言○傳○耳○夫○亂○世○之○民○憤○懣○怨○毒○無○所○聊○賴○其  
怨○既○深○則○於○當○世○反○若○無○所○見○者○忠○厚○之○士○未○嘗  
不○歌○咏○先○王○而○思○其○盛○今○之○詩○歌○是○也○而○辨○激○悲

抑○之○人○則○反○刺○詬○古○先○以○蕩○達○其○不○平○之○心○若○莊  
子○者○是○也○二○者○其○文○異○觀○而○其○情○一○致○也○嗟○乎○亂  
世○之○民○其○深○切○之○怨○非○不○若○莊○氏○者○特○以○無○所○著  
見○故○憤○憤○作○亂○甘○為○盜○賊○豈○非○以○聖○賢○為○不○足○慕  
而○萬○物○者○皆○可○齊○耶○夫○先○王○之○制○所○謂○禮○樂○度○數  
者○亦○幾○幾○乎○可○觀○矣○彼○人○壞○之○而○深○悲○極○怨○之○士  
猶○歸○獄○焉○而○難○辭○後○之○君○子○輕○言○制○作○及○身○而○叢  
怨○者○可○勝○道○哉○至○于○墮○壞○成○法○使○怨○歸○賢○哲○其○得  
喪○亡○猶○為○幸○也○

前題

宋存標

戰○國○時○家○興○聚○立○辨○獨○莊○氏○之○發○言○剽○剝○卽○宿  
學○不○能○解○免○于○是○外○之○為○道○家○曰○不○適○世○用○而○未  
知○其○深○于○縱○橫○之○術○也○莊○周○時○儒○墨○盛○顯○不○從○世  
所○共○尊○者○攻○之○其○說○不○著○此○不○得○已○而○詆○訛○孔○子  
之○徒○也○不○從○世○所○共○非○者○附○之○其○辨○不○曲○并○不○得  
已○而○明○老○子○之○術○也○甚○知○我○與○若○互○有○勝○負○惟○攻  
者○愈○激○我○之○說○愈○得○申○于○天○下○乃○後○世○合○名○之○曰  
老○莊○而○其○當○日○立○言○所○寓○不○大○徑○庭○哉○觀○周○之○淪

下吏佗憤著書疾視世之王公大人皆自附儒者  
 流詎知其所奉為神聖明王者已若芻狗不足陳  
 况依之以屬事離辭者乎周之洗汪自善即天地  
 陰陽亦受其譏訶何有于老氏而必同其說則以  
 儒術堅壘攻之勢必假道于此也譬之戰國秦楚  
 雖強與國勿共盟間有怨于齊魯者不得不借援  
 以快憤然則老氏秦楚也孔氏齊魯也莊氏獨思  
 圖伯而闔闢短長恣其喜怒者也雖然二氏亦有  
 異隱之同老氏身隱矣而猶著書莊氏土苴萬物

矣。而猶知千金為厚利。卿相為顯位。二子皆鯁鯁  
 于中。不忍割棄。天下欲以其言遇當時後世之知  
 其意同而了不異人意者亦此也。

前題

周立勳

世稱莊子之學善自縱不能器也夫處亂世不當  
 然耶當周之時人驚游說揣度形勢料強弱而莊  
 子誕放剝剝於世無所論習其言使人蕩而失真  
 即以道德求之不將以無用廢乎然觀所稱引皆  
 以救世世未得而用也夫戰國之所以亂者大小

之見明耳。負廣地。積強兵。以爭勝于天下。其間縱橫離合。設權謀。隱智術。取榮當世。又大抵以人之國重也。吾見蟻之聚食者矣。奔觸旋繞。不能相舍。夢得金者。既護匿之。又稱量之。惟恐其非吾有也。豈知羶之有盡。而夢之必覺哉。彼六王者。自守其地。異之無窮。然而兵交于楚。地入于秦。割盟要結。不定其患。出其金幣資飾。遊士莊子。蓋重悲之。故多道上古。至德之事。乘莽渺出六極。而遊于無何。有不以治天下。感其心。使當世之諸侯。得其言而

用之。方將小天地。混陰陽。齊得喪。一死生。又何暇以區區之國。而戰爭不止。且卒至破滅也。嗚呼。秦之取天下。殫矣。意乃在萬世。而斃于匹夫之呼。非所謂壑舟。澤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耶。吾嘗觀古軼書。如所云堯讓天下于許繇。湯讓于務光。皆自莊子始。斯非其指哉。其時有鄒衍者。以談天之術。遊諸侯。見尊禮。觀其言曰。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此何與。當世之事。而述之。其意蓋謂諸侯之地。小小耳。何至觸鋒刃。馳辨論。以求之哉。此卽莊

周之意也。

蕭望之論

彭賓

大臣之權處之有二。任與讓二者而已。有以扼小人之要而顛倒羈縛之。則卒有所短長。恐禍敗不測。將重發而自止也。我之所處者。鮮不勝矣。如小人內訌。連結而不可解。左右植立。寡援無所措者。則屈志忍詬。以示人主之威。得行於我。而事久變。生然後出。而圖吾君焉。處其身於恩。然。是非之外。不數數與爭。而小人之中。之者有間。而禍亦淺。斯

可爲之術也。蕭望之。事宣帝久。恭顯素不相能。及受遺輔少主。又出高下。此其勢。非任卽讓矣。力能用高以制恭顯。則論高以大義。曉以禍福。謂吾與若同受先帝顧命。一旦貴近用事。讒間萌起。徒爲其所噬耳。爾時堪更生。皆通經術。無樂陰陽互持。致貽深患。而高亦非真與恭顯合。難以微釁傷也。則豈霍光之權。能加之于安傑。而望之之權。不能加之于宦官乎。如度其不能。則絕賓客。遠權執。俾浮薄之徒。不得進而窺吾之所欲。且恭顯輩之所

以不能忘者慮望之之有以深中之也望之既無  
所要結以明嫌怨之際無所不釋恭顯何能爲乎  
舍是二者而牽忍重遲失執無援至激之使不堪  
難以身免豈不哀哉鄭朋詆管晏尊周召是要劫  
常說亦何足與深計者乃以貴戚大事卒然而告  
之使吾之隱謀盡爲之取然後從而絕之絕之矣  
而無能制其命徒令之縱橫離合變端起隙于其  
間故曰無謀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愚也有謀人  
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望之不免焉雖然此二

三

十二

小

說可行之于始不可行之于終當顯等建白車騎  
圍其第望之設慨然就吏可終保無患乎有以知  
其不能也卽帝念師傅恩赦其罪顯等必無能容  
耳則于以嘆望之自殺蓋得古大臣之道矣

前題

宋存標

君子之欲去小人而必爲百全之計則小人終不  
得而去矣豈惟不去乃以重傷其操而天下非之  
故擊小人而不中卽爲蕭太傅可也雖然太傅之  
去恭顯而併傷許史也蓋失輕重之權古之君子

欲除天下之大奸者其勢無亟亟乎多樹其敵也。故于其所已甚者必剉而絕之于其所未甚而權勢之足以相制者亟收之以為用元帝之世許史之罪非恭顯比也。即有所縱恣不法而外戚之禍不深于宦官何則外戚之勢參于外宦官之勢全于內參于外則廢興迭代而不可常全于內則形藏植固而不拔故漢家之禍中于趙張者乃倍于呂霍其勢然也。且武帝之後大司馬稱內朝于以制宦官甚便車騎高雖德非良器然能激揚興之。

言而荐匡衡蓋亦雅慕儒者之流顧太傅氣素高不少為之惜耳假令和容緩節從容風議喻之大道國家有大事相與敦勉之有賢才相推引而共荐之太傅令聞休咈貴戚之徒富貴在身亦欲附此以收列士之譽固宜其勢之必親親則弘顯喪其援而吾多其助然後伺貂璫之隙杜邪枉之徑倡聲颺言外發內持彼元帝固孱主也內重違襁祿之恩而外迫師傅之尊則其事必聽聽則速主者行法焉不得使之叩頭乞哀以自解脫則二豎

之奸可朝發而夕去也。而望之乃抗威嚴峻拒防。幾冠直視若曰彼恩澤侯耳無足與計者且驚甚。吾何以堪之。于是乃日招新進忼慷之士外流聲名內參謀議同為顧命之臣而高獨無所與其且揚虛聲而切磨之使恭顯得乘其間而為德焉。許史弘石之謀既合則開一難就兩害白簡未及發奸人掃若盧而待之矣。漢家之事外戚與宦官常離而不合取誅外戚者多宦官謀宦官者多外戚而望之獨激之以合其鋒身弊而志不遂悲哉夫。

以中人之賢當肺腑之任苟足依以集事者則君子樂推焉。平勃因酈寄而反兵權魏相因許伯而去副封可謂得其術矣。堂堂蕭生折而不撓自弱其資為冠傅翼所謂有學無術者非耶。乃有君非漢元奄非恭顯噤口而不發者又何也。

鄧禹論

宋存楠

剽狡銳追奔千里逐利之師也。平定安集所在降附持重之師也。宜輕而重則失利宜重而輕則失威昔者羊祜之鎮襄陽也不爭邊境之小利孔



明伐魏。案兵徐進。不僥倖以爲功。豈其智謀之不出于此哉。以爲弘明遠風。義聲遐暢。使敵國之民。愛之若父母。望之若山岳。則吾之大計就矣。追鋒疾鬪。無益吾事也。鄧禹入關中。光武以長安吾祖宗郊廟在焉。困于強寇。其思屬漢而不得也。懸甚。苟得大度之士。以慰悅之。慮無不歸懷者。不謂其能窮武節。盡敵雄。若岑彭。吳漢之所爲也。而禹之入關。果停車勞來。日降以千數。又休兵北道。乘赤眉之弊。坐有長安。享軍昆明池。朝服而祠高廟。當

此之時。禹雖無動。其聲固以震關中矣。爲禹計者。宜弭節咸陽。廣布大漢之威德。部分降民。使不失職。吊死而問孤。慰藉都人之心。其子弟之壯者可簡而練之也。其他郡之饒畜食者。可勸而調之。聚兵而生穀。不出師者。一二年內。力足而外勢舉。近者旣樂德。遠者旣慕義。然後遣一介之使。憑輶軒。聳駿辯。以招之。不從。則建旗鼓而臨之。延岑不伐。藍田不敗也。藍田不敗。雲陽不就也。雲陽不就。李寶不倨。取訖不殺。赤眉不入也。禹顧不能忍此。古

占欲破小敵以為功。以紆徐安撫之師。為剽輕逐利之事。譬若有人于此。高冠峩峩。長佩申申。一旦而馳曠野。獵猛獸。固宜其勢之有不支也。豈非宜重而失之輕哉。然而此非特禹之失也。禹之屯兵。柵邑。光武勅禹。以時進。禹雖執前意。然遂分將攻。討留。愔散守柵。二人相攻。禹威損。赤眉入長安。禹深愧其大功之不成也。故驅饑卒而相捍。再敕不復止。卒以大敗。嗟乎。高帝之御將。無所為而聽其自為之者也。光武之御將。授成策而中制之者也。

幸其神莫不敗。故所向有功。然猶失之于鄧禹。况乎不及光武者哉。

議

江南鄉兵議

陳子龍

天下之事。患已見而圖之。則民信而事易成。安然而創之於我。則民有不服之心。而事多阻。凡法之設也。不能必其有利。而無害。惟天下之害。有甚於此者。而惟此為可救。其趨之也。豈待上令哉。苟隱其未見之利。而授夫先得之害。欲其信而行之也。

誠難。雖然。救於後者。患已被。治於先者。禍可絕。順民所欲。又焉可歟。鄉兵之議。盛于西北。而江南未之聞者。有四異焉。近虜之地。人各欲自戰。以固其家。若宋弓箭社。亦以陝西河北諸路為雄。是也。至於內地。亦多劇賊結聚。故人民立約相禦。不俟號令矣。江南雖多盜。然散小無常區。其防自弛。此一異也。北方曠野常百里。民聚族於一村。非其同姓。即其親戚。故相結易親。相助必力。江南之民散居於野。或一村不及數家。而比隣乃不相識。此二異

也。北方易耕而多暇。且天性善騎射。而家有兵械。鞍馬其俗然也。今江南之民。自春徂冬。無日不盡力於農。且糊其口。之不給焉。得餘力以事武哉。况性既不習兵。而家多貧。欲其棄耰鋤。以備刀劍。以牛易馬。難矣。此三異也。凡事雖云防患。然必有小利。則務之也疾。北人之習兵者。以獵為業。既可以試其騁馳擊刺之方。而又有丘陵之獲。故人樂趨矣。今江南之地。既不可以田獵。又未有試于敵。而徒為武人之容。則以為戲弄之事耳。此四異也。故

曰欲爲江南興鄉兵者妄也。雖然卽何得常燕燕。今海濱時告警矣。湖澤之間聯餘皇者纍纍矣。訛言繁興不可止矣。一旦有事皆魚肉耳。奈何。兵旣不可不設。而行之始終甚難。一曰克補難也。二曰教習難也。三曰財用難也。事不可以虛言成也。苟不定籍誰適爲主。若抽選之令行則又與召募無異也。令其自試則來者必游手之徒。而官又無以養之。則亦難致也。若曰開報有產之民而免其繇。則怯者畏而却走。富者避而受詐。亂必從此始矣。

夫民起隴畝之中。而授以干戈之事。則不能無教。師此其人。以技遊四方。非可以草具養也。或曰官養之。城市則民且百里負糧以從其師。非便也。或曰令富室養之。則又非民所欲也。如此則官民相怨。欲望其技之精。得乎。至於民旣講武。苟不置賞罰。則無以勸。罰易爲也。賞何所出。况大之弓刀。小之桿棍。官爲給之。有過當之費。而器必不精。欲民自辦乎。徒空言耳。故曰有此三難。不可行也。以愚策之。有鄉兵之用。而無鄉兵之名。庶其可乎。有三

計焉。國家設郡縣。備百司矣。復于於鄉鎮。聚落。設所謂巡司者。領以民健。所以備武勇。防盜賊。鄉兵之遺意也。今廢墮日久。貪吏徒與盜通。民壯手不能持兵。坐費廩食。莫若盡改其官。以武臣領之。稍增兵額。益募技勇。春秋則以都試之法。率其兵。試於郡縣。而賞罰之。居平則各分疆而守。以獲賊為功。失事為罪。則是一縣嘗有數區精兵也。且官既習兵。則無俟教師矣。既有舊卒。則不至驚擾矣。此大利也。江南湖海之際。盜藏沮澤。故水兵至急也。

今漁戶不下百萬。其人皆習勞苦。便舟楫。然陂澤葦港。不為勢家所據。則為鄉猾所持。漁人日獻鮮於豪門。暮納金於官府。其困日甚。夫山澤者王者之公利。今莫若清之以盡屬漁戶。而稍約束之。為兵歲時亦較。試於郡縣。而即以所收漁稅。因其高下以賞勞之。平居亦附領於巡司。而以獲盜為功。次此甚便而易行者也。至於庶人在官者。大縣常八九百人。郡亦不下三四百人。每更番為役。多有餘力。古者節鎮則有牙兵。郡縣各有精卒為衛。蓋

其人既無農工之業。則其心專日使令於官吏之前。則教之易。既以後故食于公矣。又不免有他科之利。因而教之為兵。則費用省。今莫若免郡縣送迎謁會之繁。以其暇日率其吏屬習射於郊。身為將帥。則郡縣必有千百親率。不易動矣。江以北皂隸之屬。尚號為民壯。獨江南不之行耳。夫鄉鎮水澤各有土兵。而官吏之左右皆備銳士。則十里之城萬家之邑。亦各有臂指相使。居重御輕之勢矣。此三計者。不擾民。不傷財。因舊制。飾新法。行之斷

斷有功也。夫喪亂之後。民知所厭苦。而各自為救。然後鄉兵可行矣。若備於未然之間。非官之可以自為政。而不及民者。不可行也。是三者皆可以制于上。故曰行之斷斷有功也。

擬御史大夫對珠崖不當棄議 徐孚遠

初元中珠崖連叛。待詔買捐之建議。無發兵請遂。罷不置郡。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對曰。臣聞救弊存慮。服義著聲。帝者之博筭也。故罷內奉外者。非功徒遠。保近者。失制事。所不臣古以

爲勤要於吾土定之而已。三代撫運中國地。陘豈  
務在安人割而棄之哉。誠形勢不能有也。孝武皇  
帝振布威德。開拓區宇。兼郡四拒。腹心徼絕。賓南  
海。置珠崖。甚隆業也。休顯浹溢。中更二宗。臣主之  
分定矣。特置吏不詳。抑奪無愬。阻兵守要。以勤疆  
吏。豈憚內屬。思自負哉。且非有他寇。因民弗忍。謝  
罷不治。曩使山東有變。卽閉關無東乎。事有小勞  
而計不可以已者。要以權力而處之。高宗盛天子  
也。鬼方絕區也。攻之三年。遠師也。然而史以爲美。

詩歌衍厲。蓋其烈也。封疆之事。盡屈氣。殫猶寸而  
守之。不敢先退。懼勢失也。幸今天下少事。關東雖  
比不登。然領海之外。與齊楚縣阻。卽發長沙水師。  
因番禺以告諭之。兵可無戰而下。豈必危關東。棄  
不振救哉。孝武皇帝所置封壤。介在蠻夷。卽有小  
殺掠。以時平之。無大騷費。今以無事中國。讓而弗  
有。卽徼外人欲自王也。陛下能一皆棄之乎。不能。  
卽宜嚴兵誅不率者。無使生心。况當西域通道。單  
于保塞。以明漢廣大。無不賓順。區區駱越。挺詬逋

誅釋勿禁制何示天下以無為也此聲不追臣恐  
 匈奴必輕漢絕約反質異時騷動天下其費十百  
 于此非但數萬人期月之役而已臣度珠崖驟叛  
 不過一時之急耳其心未必苦漢誠擇良吏安集  
 之其民宜必聽不忍百姓之勤輕廢先帝之績墮  
 成業開後釁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陛下特以議者  
 所言援合經文事有指證遂發明詔博詢同異臣  
 以為古今殊勢難以牽引取便國事而已誠若準  
 古方域即大抵非舊服矣豈但領越之外去京師

萬里哉臣愚無知謹以意對惟陛下財幸

封事

劉更生為前將軍蕭望之白罷弘恭石顯封

事

徐孚遠

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並領尚書  
 事宗室劉更生以忠直明經有行望之堪甚器  
 重之薦擢給事中與侍中金敞同心輔政患苦  
 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  
 權議欲白罷退之使更生屬草書已成未上而



語泄為恭顯所譖。愬望之堪更生。皆坐免官。其書藏於家。世不多有。

領尚書事前將軍。臣望之。諸吏光祿大夫。臣堪頓首言。臣聞國無安危。在所信任。主無愚知。在所決策。故大臣盡節。私謁不行者。治之藉也。小臣倚權。放寵不制者。亂之階也。內以親暱。自結于主。外挾人主之威。以傾動耳目。連援勢要。設事必行。此忠臣所為寒心者也。臣聞物有小而制大。身有賤而托貴者。居中得地。勢使然也。在易五陽一陰為姤。

陰雖至微。為內之主。故聖人戒之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其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言漸盛之陰。將進而牽陽也。古之明王。謹小慎微。所與遊處。罔非端人。武王臨朝。而鞶係墮。左右顧無可使係者。王乃俯而自係。明所任得職。不狎邇人也。周官百司。統均冢宰。越內小臣。皆得詔之。王不親其任也。周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蓋周公為宰。平衡其屬也。推擇醇謹有行義之人。使之一心輔主。故其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標之。濟濟辟。

王左右趣之。言莫不以其職事親媚于上也。至其  
 下衰陵遲。左右即欲為非法。而大臣得以故事制  
 之。猶有畏憚。不敢以私恩自恣。故其詩曰。曾我誓  
 御。憺憺日瘁。此皆檢衛群小。勿使干擅之効也。及  
 至幽王。內寵亂政。變更舊典。權倖執朝。故其詩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夫卿士大臣之屬。  
 其任不過今丞相司直等耳。位至卑也。然而坐制  
 九卿。富擬周室者。用事于中。威福太盛。所致也。自  
 是以後。綱紀大壞。寵謁公行。齊桓公為五霸首。一

日失管敬仲。而身制于豎貂。晉文謀原。守于寺人。  
 秦孝公因景監。而任衛鞅。遊士為之用。談說者助  
 之。言植黨鬻權。更相援接。排擯公直。以成其勢。甚  
 可痛也。至于始皇。謀臣滿朝。宿將列衛。始皇意忌  
 不親。湛樂宦人。趙高與之圖事。擅易太子。定于一  
 言。丞相惕息。不敢執議。積威劫之漸也。重以二世  
 愚闇。援立其手。一旦作難。身死宗夷。其為大漢戒。  
 至深至厚。臣伏見中書恭顯。執掃除之役。事先帝  
 有年。以其積勤。令在門下。奉行文書。先帝英斷不

假人以私。恭顯畏懼。猶知包藏。然其體非全氣。性  
行險譎。因事誣罔。毒害措紳。故司隸蓋寬饒。訊切  
刑餘。言辭深痛。身到北闕。冀以覺悟聖朝。此人臣  
篤忠之極也。及至陛下。幸臨萬國。深執恭讓。未有  
改作。恭顯自以先帝舊人。端行省內。陛下有所顧  
問。數懷二端。輕重在口。因緣爲奸。至有千百餘條。  
自以過罪盈溢。恐爲二府案問。臣等發明檢責。知  
朝廷尊優車騎將軍高。乃傾身結引。高亦利其給  
事。禁省刺托朝旨。相與交黨。內外朋比。臣聞中人

朝夕至尊。不宜註誤。貴寵言語漏泄。其傷至大。昔  
者高后欲王呂氏。而難發言。大謁者張卿挾制大  
臣。白倡其議。遂尊立梁趙。嵩宮據軍。幾危劉氏。起  
于外戚。內臣更相建置。一意并謀。以擅割國榮也。  
今恭顯幸得蒙恩。與聞機要。不思杜絕私交。以稱  
任使。乃反外援戚屬。共爲奸誣。臣恐其意望不常。  
難以恩厚畜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言用  
事之人。內取陰事。外招利權。流言噂沓。譁于民聽  
也。臣聞高帝嘗枕宦者。卧大臣。排闥進見。高帝笑

而起文帝令宦者趙談參乘表盡切諫趙談涕泣  
下車雖恩倖結主而見折于一言退不旋踵者人  
主以私厚之不當事任也故不任以事雖親必輕  
假以國柄雖疎必重古今之常勢也竊惟中書本  
士人常選曩者武皇帝屢遊後宮始以宦者參之  
自是出納制詔事歸內侍增加語言飛辭舛午外  
庭莫知綜核其于虧損聖德疑誤天下不可勝言  
也臣等議免恭顯所居官放歸本郡中書之職宜  
擇士人有學識中正不阿者克之勿令刀鋸餘人

復塵其選陛下孳孳勤政招引文學之士議開太  
平之基臣等幸以舊恩托肺腑竭身盡智不足以  
報塞萬一誠不勝大幸朝除佞人夕就農畝無所  
復恨謹以便宜條上惟陛下財幸

擬諫官不言宜罷黜封事

李雯

臣聞諫官者國家之鋒穎天下議論之所宗也是  
以拾遺補過長孺所願輕本重末蕭生不怡彼豈  
有擇而為之哉摘天下之群疑救人主之獨是高  
論通古今燁然震衆心故足尚也陛下卽位以

來。匈奴。狂。侵。盜。賊。四。起。高。戈。指。闕。叫。呼。滿。野。天。下。不。爲。無。事。矣。淮。南。水。秦。晉。旱。中。土。風。霾。天。不。爲。不。變。矣。小。夫。險。臣。之。徒。竊。高。爵。極。邪。勢。亂。天。下。之。士。而。欺。陛。下。者。又。不。爲。不。多。矣。逆。璫。之。黨。扼。腕。而。盱。視。肘。足。接。京。師。賴。陛。下。神。明。而。計。不。行。者。又。比。見。告。矣。而。陛。下。之。諫。官。弭。口。塞。耳。非。肯。正。爲。陛。下。言。之。也。出。則。深。拱。令。好。遨。遊。諸。貴。間。以。伺。其。所。指。入。則。持。籌。而。算。所。贏。之。多。少。無。憾。而。後。卽。安。卽。陛。下。禁。之。不。可。得。而。止。也。而。其。不。言。也。雖。陛。下。強。

之。亦。不。可。得。而。言。卽。言。之。非。有。所。私。也。則。有。所。受。而。不。能。已。者。也。非。然。則。張。大。其。聲。以。恐。喝。天。下。因。以。爲。市。也。非。然。則。踵。其。敗。而。乘。之。也。天。下。或。有。越。而。言。者。諫。官。群。起。而。誚。之。曰。吾。輩。猶。不。言。若。咕。咕。者。奚。爲。則。是。又。禁。天。下。以。言。者。也。以。陛。下。之。賢。聖。不。惡。聞。讜。言。吏。民。上。書。猶。下。章。報。聞。而。所。任。不。肖。諫。臣。頑。鈍。無。所。識。上。無。深。激。難。聽。之。詞。以。磨。拂。陛。下。下。又。無。通。達。辨。曉。條。奏。一。切。可。爲。便。宜。者。獨。耗。贖。國。事。以。開。金。錢。銷。鑠。陛。下。之。精。銳。檻。塞。

天下之言路。夫人臣庸駑不職。廢斤之科也。傾邪放手。死誅之罪也。陛下之諫官兼此二者。誠乃當服歐刀之誅。殛于窮荒之域。不可但已。或陛下寬仁。以為是區區者。不足振吾法也。亦當少示簡白。空臺而逐之。以待天下骨鯁之士。于以重朝尊君。非瑣言妄計也。臣愚不知所忌諱。瞽言觸朝。惟陛下裁幸。

為馮掖吏民訟韓延壽

李雲

臣聞奔父之難。不容雅步。創體之痛。不能和聲。竊

見御史大夫蕭望之。劾奏左馮掖韓延壽。放散官錢。上僭不道。吏議深竟。陛下欲窮法焉。愚臣竊悲延壽之為陛下子。養元元而不食其報也。延壽抱益節之忠心。極愛利之至行。蒙陛下獎其醇理之績。授以親重之寄。召自東郡。入為馮掖。延壽究慮畢誠。勤宣教化。執謙盡下。明廣厲之心。不為煩擾之治。滿歲以來。盛理液洽。人各自重。耻為鬪爭。以羞父兄。延壽又深責躬之義。開表勸之懷。薦慰良吏。仁慈競進。二十四縣。若一身之治。肺石雖設。冤

民不立。圜土雖周。惰民不入。奸萌銷而不鋤。吏民  
悅而自敬。當此之時。豈有科條禁令。法制哉。誠愛  
結于心。不忍之至也。延壽豈不知效。嚴核之政。設  
一切之令。徼旦暮之譽。獨上體陛下之心。以爲畿  
輔之地。敦禮而尙教。則百郡知式。下土樂觀。故深  
執軌度。訓民和雅。至教蒸蒸。禮俗齊一。漢興以來。  
治郡未之有也。或者顓思遠體。簿書之間。以爲非  
國家之大務。故放失金錢。至掛吏議。然臣以爲若  
延壽之福國益民。陛下雖賚之百萬。不爲過也。何

則吏道不良。郡國多事。盜賊水旱之災。所費陛下  
金錢。至不可勝數。而延壽不爲陛下致此。是其所  
損小而所益大也。或曰延壽之在東郡也。飭兵車。  
建幢棨。植羽葆。窮騎士之武節。工刀劍之盛飾。臣  
愚以爲延壽儒者。習于禮容。然在馮掖時。循謹退  
讓。不至若議者所道。豈有一人之身。前後易節。驕  
倨于彼。而肅恭于此哉。縱使有之。或爲陛下揚威。  
武折逆萌。然謂妄上無等。以爲戲笑。則少知治體  
者之所不出也。以延壽之賢。陛下縱不得勅高蓋。

以。旌。之。建。油。屏。以。泥。之。乃。徒。欲。以。微。文。置。之。極。法。  
 陛。下。復。求。天。下。有。良。吏。乎。殆。不。可。得。而。勸。矣。御。史。  
 大。夫。蕭。望。之。明。經。術。著。公。方。苟。存。社。稷。之。心。亦。必。  
 為。陛。下。惜。此。人。于。天。下。前。年。殺。廣。漢。京。兆。人。至。今。  
 歌。思。以。為。丞。相。大。夫。不。能。為。陛。下。保。愛。元。元。今。馮。  
 掖。幸。而。得。延。壽。上。自。班。白。下。至。稚。子。欣。喜。歸。懷。深。  
 泳。沛。澤。陛。下。又。逆。折。而。傷。之。是。絕。百。姓。之。望。而。無。  
 以。繫。其。生。也。臣。等。竊。痛。延。壽。修。身。潔。行。惠。教。孜孜。  
 開。利。若。奔。嗜。慾。救。下。若。避。饑。渴。廣。睦。親。之。風。除。怨。  
 咎。之。路。功。著。誠。立。威。明。亦。布。誠。陛。下。慈。惠。之。長。樽。  
 俎。之。臣。今。一。旦。無。辜。傷。于。執。事。之。意。若。于。深。誣。之。  
 文。削。去。悃。悞。之。實。跡。濫。被。狡。猾。之。大。惡。括。髮。露。車。  
 裸。躬。就。道。臣。誠。不。忍。老。幼。扶。持。徘徊。泣。飲。觀。刑。東。  
 市。臣。等。鄙。人。生。無。益。陛。下。願。伏。刃。北。闕。馘。掖。死。使。  
 惠。養。子。民。惟。陛。下。憐。幸。

為汲黯劾公孫弘奏

王元玄

臣聞丞相者天子所使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  
 風俗也竊見丞相平津侯弘學足以文術寬足以



包忌起自東海布衣年老耄矣天子親擢置第一  
 位丞相爵通侯不思大報德厚端鈍墨取容深阿  
 陛下游言寬通靡所指據始依正論以要人心既  
 又自違之以迎陛下之欲招致酷吏緣飾文雅使  
 陛下廢過悉核天下搖足而已于其間有君子之  
 名外開東閣來賢人內實以微文折碩儒董仲舒  
 等或故為頑鈍無所知曉而深賊次骨乃至不可  
 量帷幄無所籌折衝無所用區區欲以布袍脫粟  
 鎮撫天下之心臣恐天下之不可以戶曉也臣見

卜式善官猶依朴魯張湯舞智明日深誅弘獨以  
 沉寘之度兼而勝之疑天下視聽負陛下托臣誠  
 愚慙有犬馬之病不能與此臣同事陛下也伏願  
 陛下下明詔切責奪其璽綬放歸田里以明大漢  
 不相無益之臣不乃為淮南笑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十五終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十六

華亭徐鳳彩

陸慶曾

盛翼進全選

對

中州災異對

陳子龍

臣聞天嘗欲告病於人主。見於災祥。災祥不能自  
 言。故經術敢言之士。陳其徵驗。人王者奉之。若曰  
 天命也。天命不識忌諱。故觸動本朝。咄犯盛臣。呼  
 告賊禍。言辭痛凶。人臣不敢曰直言宣天戒也。人  
 君不敢曰聽言奉天命也。陛下履全勢。撫安民。

治理莫緒。恩澤阻絕。專任私嬖。仁賢空虛。民怨離  
繁。盜賊奔放。故怪變粲白。縣象乖悖。地震星飛。日  
月交食。赤野廣浩。水大出蓄。重以中州守臣所上  
疊見。鎔起咎徵。明會春秋所紀。未之見也。覽諸儒  
之占考。推歷代之符應。禍患之來。其機甚明。臨穎  
風霾拔屋。金石舞空。輕縞不動者。陰氣盛壯。有餘  
力也。風之舉物也。必盡其力。輕者先動。石土厚質。  
乘其力盛。忽然克舉。輕者若不屑也。京房易傳曰。  
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戾專。封茲謂。

不統風疾而樹不搖。夫暴風難石。微颺扇樹。今也  
反是。合此二端。其應大臣壅塞。專政輕上位也。天  
戒若曰。大者既去。細者雖存。不足恃也。秋大雨雪。  
人畜死。漳河水合者。劉歆以爲常寒之罰也。傳曰。  
聽之不聰。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此政時愆也。  
舒緩微燠。急迫微寒。其應人主嚴猛。促迫督責。其  
下民力屈。絕刑罰。過法卒至。上下俱貧也。萬雀共  
巢於樹者。小人羣聚。乘高大也。運斗樞曰。瑤光星  
化而爲雀。瑤光在斗。居權衡。出政之間。其位在近。

臣宮中也。雀似有爵者。然微小不得位。故嘗翔蹕。簷樞巢乎苕棘。爭食背飛。不相統一。今和戢萬羽。都據高木。同巢共育。人則不知耳。其中必有異雀。爲孽此小人。內恃黨成之占也。雒陽延秋山草狀。若人馬執兵甲者。此民作亂叛上之象也。夫草之爲質甚弱。人踐風偃。今變而爲人馬兵甲。糾健威立。天意以爲人君。草芥其民。一旦治兵被甲。不可測也。夫天有狂飈之發。地有非時之凍。二者已醜。草妖蟲孽。雜出婁至。不可謂天戒之不明也。且臣

聞之。幽陰之邊。風震沙石。崖谷深黝。暑冰夏雪。同穴異鳥。草形龍蛇。天地之偏旺。氣物之偶詭也。故或青妖無譴。怪變不徵。今中土清淑之都。和衍之氣。生植夷正。鱗羽嘉育。而乃屢見反和之事。大有不經之物。皇天不樂降此中國。漸布諸夏。安可簡易。天物移害不息也。陛下輕樂大戒。無所變置。羣工庶士。無肅乂之資。暢悅傲倦。賦歛日亟。邪辟盈登。是無拒災之能。存文過之志也。願陛下盡力匡彌。順承福祿。用享於上帝。無忽。

前題

李雯

今皇帝四年、河南上災異、言某郡有疾風起、數百步內、大屋爲飛、某郡野雀相聚、大如斗狀、某郡生草作人馬器甲形、天子異其事、詔大臣及博士諸生問狀、臣愚昧、死再拜上言曰、陛下秉上聖之至德、察天地之幽理、聞戒反躬、詢及微臣、臣才識頑露、罔知天物、不足以辱明問、劉向所陳、京房所學、苟應顯見、贅言曲說、不足以副陛下之明、謏調妄言、則天下以爲瞽、敢竭其拳拳、率意以

對。臣聞風者先物施聲。象王者之號令也。在洪範。心不睿。罰恒風。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雀者爵也。其類至微賤。然象高位者也。中州天下之均。古天子之所治也。是數者皆不宜有變。而踵見。叠至。近在千里。占之古語。驗之今事。可爲寒心。以臣愚度之。意者陛下發令。剽疾民心。四擾若颺。風之四馳。不能終朝者。耶抑心氣。狷急生其煩惑。皇天告戒。使陛下紆心而遠猷也。臣聞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意者朝廷有敗類之徒。若刑

餘宮豎。霰亂國。是或貪人。據上位。驅扇徒。與天下  
 有飄蓬之勢。不可得安。諸若此類。陛下不可不  
 察。不可不戒。草欲不草。猶民欲不民也。雖使為麒麟  
 鳳凰。神芝雲氣之象。聖人猶懼之。况人馬甲兵  
 耶。管黃巾。將亂草生。兵弩石勒。潛居萌芽。鐵騎意  
 者窮愁之民。有輟耕太息之慮。今既見其端矣。野  
 雀羣。死羽蟲之孽。又近黃青。臣嘗考東漢中平間。  
 懷陵萬爵悲鳴。相鬪斷頭。積棘其後。宦者殺何進。  
 高爵者蒙戮。禍乃極慘。幸陛下聖明。此患宜絕。

然既見其影。當慮其形。又臣聞雀鳴。空倉意在得  
 食物之弱。而志卑者。天戒或曰。陛下今之所與  
 圖事者。皆鼠雀之儔。雖得百萬無益于事。猶聚尸  
 耳。陛下益當。簡鸞鶚之羣。斥拚飛之侶。以匡  
 聖朝。行寬舒。去貪敗。安駕徐驅。以應颶風之變。專  
 任良吏。慰藉元元。草竊之徒。不宜敢篤。又變起中  
 央。陛下當端心正誠。以悟天意。所起之處。益加  
 蓄備。恐宜有急兵。方今天下多事。妖青日見。即此  
 數者。可謂已劇。陛下其敬慎天氣。內求至理。可

以云補。若告戒之文。不爲不足。臣愚昧死再拜對。

前題

周立勳

臣觀災異之出。多失其應。而人主必謹言之。謹言之者。重有戒也。人主踐至尊之祚。無所瞻畏。危亡卒起。省救莫及。廣見之士。博舉禍害。推驗咎愆。恐涉誣妄。自致不測。故古者經術明湛之儒。先事著見。猶必待帥求直言。指陳隱切。况臣固蔽不通。政事豈能盡中。今者幸逢明詔。條中州所上災異。休否安在。臣敢以類進。中州所土。陰陽和會。天地

之中。四年某月。風霾大湊。翔屋舞石。輕纖不動。秋雪冰河。牛馬僵縮。萬雀聚巢。山草介胄。異徵誕象。春秋未書。不審陛下神明。爲治甚銳。何以致此。

傳曰。心之不睿。厥咎霧厥罰。恒風。心主四事。風主四氣。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風霾並起。爲冥晦也。得無有匪職授事。謹乎尊上。毀陛下之心者乎。又京房曰。賦歛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今拔。揚重物。飄墜數里。小者僅安。不比沙葉失經緯矣。臨賴之間。土地沃坦。號稱殷樂。致此形變。意豈

陸下將廣賦歛富厚之家。蕩業失所。所存貧弱。不足奉上手。劉歆以爲貪利之應。皆主風罰。此其效也。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劉歆以爲常寒之罰也。此政迫促下不通上之應也。今秋非其時也。雪深尺。雪又雨之陰積慘也。人畜俱歿。暴殺也。漳河水凍上威重而下情壅隔也。又其極爲貧也。萬雀啾啾登木而處。共巢於枝。狀類匏瓜。臣聞雀者爵也。爵祿富厚。擇安而保。登木失據也。共巢合與無遠志也。狀類匏瓜。繫不用也。臣恐懷祿之

臣不知危懼。風振枝折。隕其居處。延秋山草。狀若人馬被甲持兵。夫山體巍大。草質微弱。人馬勇勢甲兵凶象。樛結成形。天戒若曰。甲兵被野。城郭爲墟。小民憑險。將有變起。今流寇竄卒。殘傷秦晉。剽斥齊魯。雖未盜名字。保城邑。始大亂矣。後漢黃巾賊起東郡。草作人狀。此並占也。惟陛下深戒之。古之帝王。抑寢符瑞。慎察災異。非樂禍而惡祥也。蕩佚基敗。震傲進福。語云。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上聞。故大壞也。况天戒顯明。發形奇切。風飈



晝掩草物。猛恠一月之間。大變四至。人民狂惴。耳目駭亂。如此而不深思其故。以類省蠲。臣恐水雨山石為異不止。亂繇此極也。且數者非無驗也。大風毀室。南越以反。四月極寒。秦刑乃毒。漢雀悲鬪。貴寵為戮。賢人衰去。厥艸天雨。往者之極符矣。今萃於一時。告於一土。此必有大異。天將以悟陛下。陛下宜緩刑薄賦。息養元元。去親信之小意。絕憎急之至私。使海內恬豫。邊境堅戢。時聞危言。以迎休祉。則榮光塞河。精氣應明。以臻上理。無難。

臣昧死謹對

前題

夏允彞

伏承明詔。以中州災異至劇。令臣條上所繇。臣聞稽古。天人之事。災變之應。炳然昭白。無可疑惑。卒繇危亂。萌芽人不鏡見。上天先告。以示震戒。臣竊觀數載以來。夷狄薦侮。盜賊藪聚。饑饉仍臻。黔首搖動。危震之形。瞽聰咸見。即天物平夷。臣不敢謂安。况咎徵稠至。怪端博興。臣慮變事遂成。故天意迫切。陛下若斯著明也。又變起中州。在天衡

軸此非徒一方之憂也。臣攷圖書災祥之源均肇  
河洛繇天下之中先應天意故殷周之衰桑穀隕  
石六鷁退飛咸自其處盛漢之隆神雀芝草甘露  
嘉穀駢集南陽暨其衰缺遂陽之郊偃柱生枝陳  
留陽武厥生異草皆著異天中四方協應迄於本  
朝二祖肇造鳳凰嘉穀虞汲之間孝肅盛  
軌龍見鱗生均集斯區陛下之興鳳凰先集臣  
竊謂安危之徵苟造中土著應至博間者風霾拔  
屋金石爲飛萬雀喑喑共巢一木草木異狀彘類

甲兵比于退鷁則事劇列于神雀則類反繫于異  
草則狀尤怪計時則孤臻與稠發殊度地則同方  
臣慮旤咎之繇非顯一端所可檻塞竊唯心之不  
睿厥罰恒風四氣皆亂故風爲災揆之於今殆朝  
廷之上畫計霧亂慮事成失也拔石之異繇役急  
責逮迫恐也安國定傾則類盤石石飛者國家危  
動石又金類石飛於上金竭于下也又金石翔  
舞輕物安處此言搖動之辜肇自貴重微賤無與  
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意者微弱之臣劫于

重法貪黷少戢。大臣握重者類益恣奸。乘風震壓也。萬雀共巢者。雀依人小鳥。天戒若曰。微小自贅。聚人不足依也。又懷爵祿者。自扇徒與其巢穴中。通外奸。殆中外奸通。廷臣得通中常侍之效也。形若匏瓜。瓜繫不食。臣竊以是窺朝者。徒擁爵祿。鮮可仗矣。蜂蟻屯集。各宗厥王。今萬雀瓦聚。非有特異。紀綱其間。臣意不逞之徒。自相鼓聚。將爲逆亂。無尊上之念。其端已成。未易壞散。延秋山草木異狀者。草竊不止。乘高據勢。難卒下也。近傳木冰爲

木介介者甲。甲爲兵象。此猶推影索響。窮極徵應。無自然之形也。况狀若人馬甲兵成形之禍。至甚赫赫。不假鈎致。天戒若曰。山草與戎。灼灼若此。又延秋山者。秋類刑罰。殆刑掠驅迫。盜起不絕。綿延至衆也。草妖者。視不明之咎。王德下衰。下人將起。則有草生如人狀。臣非敢瞽說。飾天以欺。陛下考之經傳。咸著前徵。怪惑之患。婁臻益大。豈可以忽哉。唯陛下益廣德心。俾無區瞽。又審厥號令。輕重攸宜。則狂飈不興安所益省。徭役憫恤。元元

選練朝者。務進端平行誼之人。毋徒譎諛刻深。邀  
 上寵澤。庶聚雀之黨。散鸞鳳之祥。集焚巢之咎。滅  
 崇禮克躬。推誠納諫。毋有草芥沮敗。忠直勉彊。大  
 道毋跡覆軌。假號權宜。臣聞本強則精神折衝。弄  
 兵之徒。不難自解。臣意 陛下明聖。數端雖切。聖  
 意不迂。然臣竊視 陛下明詔。惕然敬天之音。未  
 嘗少息。而天重震 陛下垂患寢迫者。殆 陛下  
 類文厚實。不副也。苟臣言萬分一。有應事實。唯  
 陛下孰之。復之。亟思咎謝。以塞天意。若廼容容。遇

臣懷怵惕之虛辭。簡細遺大。陰切諱忌。臣愚不能  
 為 陛下計。謹昧死以對。

前題

朱 灝

中州古豫州地。歸睢陳地。兼數省。有變易。延他境。  
 勢若脫甌。彰德控河北。牽制同襟肘。開封固都會。  
 茂實稱汝寧。鑄獵弓矢。河洛為著。言形勝者為天  
 下中。中有災沴。四隅可知。譬之一身。臟告病。肢盡  
 痺。能按脉以察其病乎。夫天地之氣。噫而成風。旋  
 轉未嘗相離。故保章氏以十六風察天地之和。凡

融。滔。長。薰。巨。颶。寒。厲。皆。其。常。也。即。暴。暄。霾。盲。亦。變。之。常。也。管。有。發。屋。走。沙。者。矣。而。今。則。發。石。走。屋。與。震。崩。者。無。異。所。稱。太。平。風。不。鳴。條。者。嗚。其。間。物。之。重。飛。而。輕。留。者。奚。故。陰。爲。重。陽。爲。輕。純。陽。則。飛。純。陰。則。伏。惟。陰。不。降。而。亢。陽。不。躋。而。屈。於。是。重。者。反。飛。輕。者。反。伏。此。非。陰。陽。相。盪。乃。相。制。而。爲。稜。異。者。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水。水。乃。窮。谷。之。陰。氣。所。結。惟。二。之。日。其。腹。告。堅。考。之。襄。公。時。春。無。冰。注。謂。君。不。能。制。下。成。帝。時。雨。木。冰。劉。歆。以。爲。上。下。施。者。不。

達。永。徽。時。凝。凍。封。樹。不。解。劉。向。以。爲。樹。介。介。者。兵。象。今。蓐。收。司。今。而。飀。成。山。以。哽。流。漸。是。陰。未。足。而。用。進。乎。極。殊。非。馴。致。其。道。陰。承。權。而。巧。生。亂。如。景。福。中。滄。州。城。澗。冰。紋。如。畫。地。有。兵。難。以。遠。徵。近。寇。敵。之。應。也。瑞。符。之。呈。地。產。紫。脫。朱。英。故。芳。蕤。衰。變。正。傳。時。之。消。息。靈。帝。光。和。七。年。陳。留。濟。陰。諸。郡。草。生。如。人。狀。持。兵。牛。馬。萬。形。畢。備。後。關。東。誅。卓。二。郡。吏。民。殲。滅。幾。盡。草。妖。之。興。今。何。類。此。凡。歲。之。豐。苦。驗。之。薺。與。葶。塵。雨。旱。驗。之。藕。與。蒺。藜。豈。獨。兵。荒。無。

可驗哉不特此也。詩人刺小人衆多。况草木之蒼蔚。今所謂妖媚者。無論夏榮。即冬亦不彫。其蔓延能歛。竟紫骨縱。薙之亦旋生。易形爲人。肖其類耶。明王出瑞羽。軒翥然。羽蟲多孽。漢時稱鳳凰百四十九。見何敞。以爲羽孽不祥。况凡鳥爲妖乎。漢之中平三年。陵上有萬爵亂鬪。頭懸枳棘。後之驗占者曰。陵大高之象。諸懷爵祿而尊厚者。還自相害。今則萬餘爵而共營一巢。無共室之鬪。固其黨也。同處堂之智。好其便也。又有驗者。小爵之性喜聚。

內堅其壘。即外有鷓鴣。亦不能逐。今朝堂營祿。寺署紛權。此羽孽羣聚之所象也。雖然。薰惠吹萬。狂颯息寒。知天下。沍陰春釋。長養茂遂。妖秀立。姜火離當空。羣壘自破。轉災爲祥。易厲作瑞。天所啓聖。物之示警者。較然無惑也。

前題

彭 賓

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此言豈可以告人主哉。災祥皆天也。舉而歸之于天。奉所尊以信之也。然而數稱瑞應。盛陳符祉。循細微。

之事。飾衆多之福。以爲誠天意也。甚醜。若水雨失時。草木變象。盜賊不息。饑饉仍臻。敢言極諫之士。深懼危亡。不避忌諱之誅。陳所諫于前。雖伏妄言。陛下不宜深咎之。陛下撫成業。圖盛治。誠無有渝。敦樂與天下更始。然而日食星變。河水汎溢。秦晉滇齊之間。所在蠶起。更如言者所奏。中州災異狀。驗之于古。考之于諸儒之說。可危甚矣。風霾折拔。樹屋頓仆。木石輕縞。不動陰氣盛也。人君穀霧。織雷之所致也。夫飛塵揚沙。輕者失恃。勢雖標

邀。未極奔厲。今堅者先發。高位疾顛矣。上失常度。以爲莫予制也。起于微末。得而制之。是天心仁愛。先及于所尊也。大雨雪。人畜歿。傳曰厥罰恒寒。聽不聰也。小雀千餘。共結一巢。狀如匏瓜。夫萬雀不及一鳳。羣小用事之徵也。雀應爵命。關于在位。陛下即明察。日搏擊之。而強者附鷓鴣。弱者同鼠穴。一旦有矯翼自奮者。且啞呷笑之。京房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異事同類。可不省與。山草結形。俱象人馬。佩劍戟立。夫殺不以時。故有草妖象柔。

能制剛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將有萑苻竊發。草澤狂叫。卒起之既。陛下且以今日之勢。揆之財賦。殫益。軍士旁午。大臣雍厚。小臣中格。即何恃而無他虞也。臣聞國家安危禍福之幾。係于下民。民命不保。激極必危。陛下固知之。未之信也。夫王者順時而動。休氣充塞。祥風至。朱草生。赤雀應。銜書來。則羣生之命。遂。王事之本立。淵泉山澤咸獲嘉應。况中土膏腴之區。圖書之淵乎。察于天變動。徵垂刺。未及春秋六年。災異過之。豈陛下載心

至治。格于微渺。不數數量。休咎歟。舉朝之臣。雖有天變。當時倉卒。則驚怖動容。歷久婁臻。則狎習翫志。所恃留意者。惟在陛下。陛下苟能永推天戒。深察已過。審禍亂耿著之因。通天人徵兆之故。用舍獲當。賞罰就理。則陰陽和。災氣息。美祥叶矣。父怒不及子。子日危。天怒不及人。主人主日惕。惟少留意焉。

前題

顧開雍

臣聞有道之世。災變叢興。而亡害于聖者。何也。其



譴告莫不有故。儆戒莫不有事。明王深察本末。知其將然而修德以勝之。故妖息而禍滅。亡敗慝也。夫亂氣將至。初皆有細微之驗。人主畧焉。不用改省。以爲亡甚。咎傷行爲自若。卒之喪害屢見。嗟慘悼懼。而勢已成。形於下矣。故見有亂。然後弭之。晚也。待有甚而思救之。則不可爲也。陛下敬事神祇。勤恤民命。覃訪聖道。日昃不暇。接見大臣。親覽章疏。可謂至仁甚盛德也。顧虜患未息。盜賊時有。天之殷憂。陛下方孔大而頃者風草之妖。又告

形矣。羣鳥爲孽。逞逞出見。臣聞之。詆繇人興。不可以不戒也。臣草莽下士。經術卑淺。緣飾鮮少。遭值亡諱之朝。廣聽狂瞽。得自申竭。志意不足以小効。萬一昭晰感應。歿罪歿罪。案五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讖曰。黑白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鄭玄曰。君臣不瞭。則舒緩矣。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臣案草陰類。臣下象也。結爲寔勢。將日繁。又人馬者。兵象也。相倚而後行。宜有手握兵要。黨與比周。以濟姦者。記曰。不當華

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草無實而有實。居中者得重物也。相室得重物則離類者退。從類者進。實一成而不可變。類一成而不可敗。權移于中。積漸然矣。京房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木生人狀亦此草妖也。陛下奮發總攬。斷不下徙。立賢圖政。樞無逮散。身側之叢。爲之攘夷。則患不作。而皇天之禁得矣。臣案萬爵同巢。君子小人共國之象也。久而不得。必有暴殘。是故是非定于上。而朋黨解于下。天下有道。邪佞退棄。天下將傾。其隣翩翩。

陛下喜忠亮。惡殘慝。久矣。而惡卒不遠。賢卒不先。者何則。繇失于旣用。而後擇。非知其可用。而用之也。未知其可用。而姑用之。故任寄方專。而短長畢盡。中道罷擯。天下解體。陛下一旦曠賢路。悟天戒。求于亡窮。天下之奇材異能。擇不勝擇也。若此。則君子登理。而小人竭傾。毀亡庸。上下蕩蕩。而皇天之禁得矣。臣案大風起石上。騰輕者皆伏。京房曰。厥風大炎。發屋賦歛不理。茲謂禍風之爲言。四氣皆亂也。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

睿言乎寬也。上不寬大。驕臨其衆。將恐決。臣案石  
 民象土著者也。不安其所而重者先動。激之使然  
 爾。今天下之令嘗密矣。賦稅絞急。水旱不為災。郡  
 縣痛毒以報稱。天子。天子謂為能一意督責  
 亡恕。民受重困而明德下雍。天下方疾苦臥嗟。亡  
 所向。告潰而起。莫與衰息。宜也。是故天戒若曰。爾  
 所重非所重。所輕非所輕。反覆不寧。如此。石云耳。  
 可畏哉。陛下誠能發元元之愛。省重竭之人力。  
 復久曠之土膏。如此。則怨怒之氣平。興財之道博。

愷惠之化流。而皇天之恩禁得矣。臣謹察天人之際。  
 聖相符召。以類相索。雖幽必顯。鄙直亡狀。未能揚  
 以為區區之懷。無所留隱。陛下申覆變  
 情。害與天下更始。此天之篤佑。陛下而  
 為。自知言入身危。苟勤。天聽。臣不避  
 死。陛下詳答。

夏允彝

今天子。秦晉以旱饑盜大起。連四歲不息。  
 四年京。天子徒步禱而不臻。五年東南又

旱夏五迄季。事日危。或以問蒙蒙。蒙蒙謹對。

問曰。水旱更爭也。今變起數方。唯魃之災。諸陰閉。耶而陽獨驕。對曰。陰過脅之。陽過則求。故水旱殺。稼等旱乃甚。大水滅涯。高原不沉。炕陽焦物。上下并熾。旱獨數者。天意殺物甚也。問曰。西北燥壤。唯旱所宜。東南水澤。肥溝澮。修何乃同患。曰。膏浚於北。隨涸于南。潤之灌之。歲輦以北。所餘枯脂。將焉取濡。問曰。唯古旱歲。或七或三。爨若秦晉。乃劇耳。不雨二月。何重為。茲土虞對曰。彼為戎郊。茲為粟

土。彼歲不為賴。茲焉泛舟。粟土不粟。拯援絕危。動成四方。其咸殆。問曰。鄉者旱在。京師。天子下走。雨不為臻。長吏即匍匐。徒自苦。坐視事若故。宜不為譏。對曰。長吏權重均。天子耶。天子苟垂恩德。下咫尺。詔幸寬民。民自蘇。遘不下施。僕僕徒步。名美可耳。于天下非有裨也。天宜弗為動。長吏奉朝。指日戕民。即心內傷。誰告者。疑無他能。唯日流汗走。頭搶地。號呼泣血。詎言誠格。亦計無復之冀。少垂憫。誠長吏事也。曷謂可已。問曰。春不收

枯骨朽齒。則夏旱。今骨未葬。旱者數。運然耶。對曰。今骨肉誰者。潤哉。饑苦。桎梏。浚竭。敲枯。比今之民。咸骸暴也。問曰。憤嘆盈者。滂。歡娛盈者。旱。吳晉之事也。以若所言。民病爲甚。其誰溢歡而逢若厲。對曰。民何乃自病。豪者獵之。狡者弋之。吏者蹴之。匪唯艾之。又絞炙之。民者之歎。數者之歡。爾不覩夫。從如雲。車如龍。而謂今之人。鮮歡。問曰。記有之。興師旅。勤衆勞民。則旱災應。然衛旱興師討邢。師出而雨。今欲已旱止戈乎。抑大芟賊也。對曰。刈賊則

儒。刈民則武。炕陽肖之。驕莠而磔禾。弘其寬仁。奮其武節。民出湯火。大旱自止。問曰。古者寃獄失理。天爲久旱。今吏治平明。何辜而臻此。對曰。日撻窮民。而曰爾曷不輸財。寃莫甚。問曰。今卒旱耶。或雨澤且至。幸半起。對曰。不能知。天子幸行成湯之事。省譴罰。緩期會。廩貧民。捐宿逋。長吏益宣上恩德。勤勤憂厥民。則雨必至。旱不成。不然。今即幸有年。來者不勝虞。蒙固不能知。知之者。明天子暨賢長吏。

黑虹對

朱灝

蓋聞虹者一名天弓。天有二氣而成。赤白為雄。青白為雌。春秋時五色虹見。迭照宮殿。為兵革之象。唐五行志云。虹乃日旁氣。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主后妃脅主。太玄經云。紫蜺圍日。以喻羣小。則虹之垂象。無祥應可知。今色以黑著。黑屬於北。陽之灸陰。邪氛譴告。漢靈帝時。有黑氣墮殿。如車蓋。騰起奮迅。身五色。長十丈。如龍。乃謂上天投蜺。夫虹義為攻。其宛曲偃蹇。勢既難去。且借

日為忒。遂令人莫敢指。蔡邕曰。虹蜺者。小人女子之象。虹之體依雲陰。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能見。入皆知其麗陰而起。易知也。然太陰亦不見者。何惑忒之氣。必乘明以相蝕。而明常不覺。虹非日之交。不能成其質。故每東西相互。傍日之光。伺竊其氣。以為亂禳之法。不先祛虹。而在修。日不矇其照。虹自無能肆其攻。此消弭之本乎。茲者內外宵人。陰為固結。正所謂朝隤之勢也。內寵已繁。漸怠勵精。又所謂鎮星為虹。化成婦女之兆也。語曰。虹

爲紛針。陰勝之。診針之所向。無微不入。陰隱其刺。陽孤不存。誠能黜。圍日之邪。進。喬雲之賢。則災虹將下。化爲祥玉矣。虹紛朝覆。夕。淫霖雨。所覆太甚。著見於天。臣敢以誠對。謹。據應以聞。

前題

宋存標

陰陽之所交。往往有。淫氣出焉。虹者。陽氣之動也。陽攻陰而勝。則陽氣鬱蒸。而虹見矣。陽攻陰而不勝。則陰氣反覆。而蜺見矣。所謂虹當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爲雌也。京房易傳所次蜺之類。有所謂

禽蜺。媒蜺者。其應多在後宮。而非語於今日也。夫蜺。浮物也。易明易滅。倏而亘天。倏而垂淵。是皆雲霧之輔翼也。而不借日之光。則不明。借日以揜日。此小人乘權廢忠。惑佞之所致也。昔漢靈帝時。天投蜺矣。虹變而蜺。蜺變而蒙。黑白倒置。火雲蔽日。蜺之以黑。著者蒙之甚也。今見在下國。黑虹上升。白虹間之。回翔數里。沒雲而隱。其象似浮言無根。而揚塵易聚。亦易散也。凡人好亂之心。多起於浮。故聞風之談。易於市虎。搏影之響。危於投杼。言浮

則氣浮。氣浮則陽不舒矣。陰不密矣。不能遇雨而吉。自遇風而蠱安。所獲通理黃中而朱明正位哉。黑虹晝見。皆訛言不祥。齒舌為禍所驗也。赤日為虹。青日為蜺。有以知黑青之非經也。

難

朱買臣難公孫弘朔方十策 李 雯

丞相言置朔方不便何也。即言匈奴強盛。控據穹廬。彎弧鳴鏑。靡堅不摧。陛下窮師武以征之。力勿能勝。勿築可也。今大將軍絕塞斬生。獲醜樓煩。白

羊馬菟挈而馳走。丞相以為力弗能勝之耶。河南之地。非自今開也。秦皇帝遣蒙恬逐匈奴。因河為塞。單于不敢窺兵長城。其後天下亂。少蠶食于今。乃復耳。丞相以為非故與。今丞相曰。弊中國事。無用夫無用者。謂遠越而有之。若石田不可耕。如東之日。崛西之懸。度可以當之也。今河南之地。接軫關輔。且其上宜黍稷。號稱沃野。丞相以為無用。而勿居。則雲中上谷。北地。漁陽。宜廢耶。且資匈奴以厚利。使之日甄脫其間。左馳右射。困擾邊吏。士不



得下壁馬不得解息而曰吾不弊中國也丞相計得耶丞相必又曰匈奴新敗其鋒未盡築朔方單于必來爭內疲畚插外鬪猛敵中國兵勿支夫夷狄之俗勝則風雨馳敗則鳥獸散彼方狼顧奔走惟恐盛兵之躡其後而吾聚數十萬之徒衆并日就工度其乘城不可拔矣丞相以中國萬里方輪轂擊乃不能事一朔方耶朔方旣城樓櫓高峙洪河鼓濤數千里間河伯爲守長城之固又增其壯也因是憑堅城開地利通橋道廣游奕春夏耕農

秋冬馳獵習匈奴之長技兼中國之蓄積傳世折衝之計又在于是也管黃河之利匈奴擅之輸將北邊路行曲多阻牛馬儻直費大萬計今以朔方臨河廣川萬里舳艫旁通匈奴不能與吾爭舟楫之間此又事之便者也又使匈奴無所投足于近郊窺當路諸塞而吾宿重兵于其間因便擇利出則絕幕入則守保是不示匈奴弱而重畏惡其心也且因是以通今居以西往往開渠屯田置爲亭障以望玉門陽關則西域城郭諸國可以漸通是

斷。匈。奴。之。右。臂。而。制。之。又。基。于。此。也。豈。丞。相。知。之。而。不。言。耶。抑。不。知。而。言。之。耶。意。丞。相。習。儒。雅。之。遺。文。未。知。權。變。或。者。昧。陛。下。之。旨。不。欲。使。威。暢。于。北。胡。風。馳。于。南。粵。使。引。弓。之。民。南。向。而。笑。中。國。之。失。圖。丞。相。苟。安。之。以。及。身。之。無。事。也。丞。相。其。置。對。

諫官

彭賓

天。下。諫。官。之。權。去。矣。去。臺。省。之。雄。俊。入。藩。臬。之。羈。絡。即。何。得。綴。諛。詞。招。寵。賂。輒。睥。睨。卿。寺。間。可。否。天。下。事。若。神。祖。先。帝。時。哉。雖。然。折。諫。官。可。耳。以。

事。實。究。之。于。朝。廷。非。有。益。也。夫。諫。官。之。職。乘。輿。有。過。則。正。之。大。臣。奸。邪。則。糾。之。軍。國。之。事。四。方。盜。賊。水。旱。之。災。則。奏。之。貪。殘。不。職。則。彈。之。是。以。圖。治。之。主。重。諫。官。諫。官。尊。重。難。危。丰。采。足。畏。則。有。所。恃。而。用。其。鋒。人。主。無。壅。蔽。之。虞。奸。人。惕。而。不。肆。故。諫。官。不。稱。移。其。任。可。也。唯。阿。廢。之。可。也。招。權。賂。誅。之。可。也。挫。而。抑。之。其。氣。盡。矣。且。今。天。下。之。事。天。子。抗。威。嚴。于。上。諫。官。聳。懦。或。伺。意。旨。無。所。發。明。甚。者。關。說。為。市。耳。豈。有。妄。言。無。忌。諱。勢。盛。而。不。可。制。哉。然。

此特在廢誅之列者也。非可爲名高以尊之也。而當事者曰：吾以難不肖夫不肖之人，又何難焉？管者肆巧便勤，請謁安坐而不失，爲九卿。今旣絕是望，容容而嘿嘿安坐而不失，爲藩臬。計得矣。且又安知不工人事而覲非望乎？又安知不甘汚下而饕餮乎？殆益驅而就之也。又非所以重藩臬也。夫藩臬之權出郡縣下，遠甚。今旣出諫官而爲之，不得與朝廷議矣。即安得不歛鋒處錚，乞憐上官，以庶幾一旦之去此。且勢弱者又不能振也。又非所

以重卿寺也。今甲曰：以待軍功與勞，是勸外事也。非獎諫官也。直言極諫者旣不得列于此，當事者或去所憎而聚所愛，以其名蒙上不可得而禁，則卿寺之選又未必當也。或曰：駁大僚者勿當此，則傾危善託者優爲之，又婦子女人之說也。獨可議者曰：太祖之世，臺省擢監司者爲不次，而今爲失職。此不平之論也。太祖之世，監司爲外執法，得彈壓諸吏，爲尚書侍郎中丞者比比矣。今雖有之，顧可望乎？漢故事，諫大夫、刺史出爲郡守，然郡

守治得專達。稱職而為御史大夫丞相矣。今又有之乎。夫諫官之任。秩卑而賞厚。故勸功樂進。不苟自全。吾神祖之優諫官是也。其所優之諫官。非也。獨奈何苟抑之。以為快乎。抑之而快者。曰諫官之選。輕妄一庸人。未知其直言極諫否也。工巧而財足。彈惠文之冠。建直指之旌。纍若而升者。不可勝數也。不數年而為列卿。則何以服天下心。故愚為今計者。莫若精諫官之選。上計之歲。集京朝官之有譽望者。屬吏部使得博議天下之事。若古之

議郎者。課其能否而入出焉。其郎官之遇事不阿。通曉大體者。亦與此選。務以簡其數而得其入。其次假藩臬之權。使得專達。如屯鹽漕馬等使。無出御史皆得以若屬為之。事畢奏事京師。不壓于上官。其著績者。或入而九卿。或出而開府建節。皆不為之限。然後論次諫官。第所言以為殿最。若九年之中。言事中十五以上者為上第。上第為列卿。十以上為中第。中第為藩臬。五以上為下第。下第為郡守。為諫官一年而所言一不當者為不職。不職

者罷去。或行能清謹者為郎官。其御史之使于鄰國而能搏擊豪強驅鋤惡吏甦民剔蠹不為煩苛者為稱旨。一稱旨當其言之三。一不稱旨絀其言之五。甚不稱者付吏議。如此則諫官之鄙者必不能自遁矣。其賢者益自砥礪立于內而威于外。其為藩臬者固不減其聲姿。且因可以建功名。而其為列卿者皆剛正有體。積聲績而為之。吏部不得削望實而行已意焉。故可以重諫官。可以重藩臬。可以重卿寺。可絀大吏之私。若夫逆情而御之。御勢而制之。曰吾不為諫官私而可以治天下者。臣未敢為陛下信也。

幾社壬申合稿卷之十六終

三  
日  
又  
幾

二  
十  
八

八  
林  
堂



7

20

